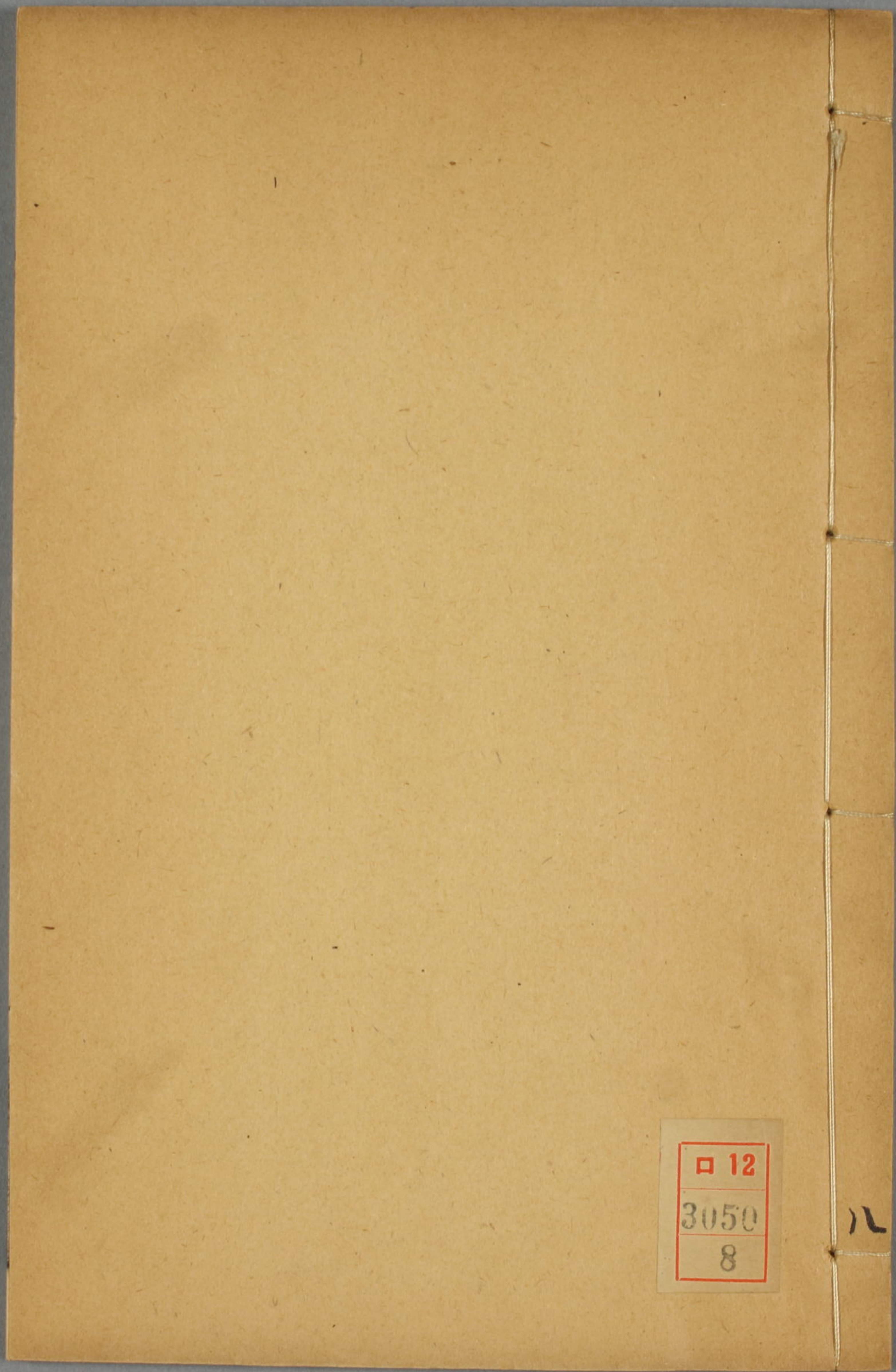




□ 12
3050
8

八





左傳事緯目錄

卷八

楚靈之亂

齊景納燕莒

晉霸之衰

卷八

左傳事緯卷八

○○○楚靈之亂

襄二十六年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

月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
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
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

濟南馬驪宛斯編論

吳縣潘爵偉如校訂

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于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九年，楚薈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

爲令尹

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六月，鄭子產如陳，蒞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子卑，大夫傲，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棄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

焉。何以得免。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唯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此。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

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昭元年 楚公

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犢。櫟。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令尹子干出奔晉。宮廩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犁于郊。葬王于郊。謂之郊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卽位。遠罷爲令尹。遠啟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

楚郊敖

求諸侯
會申

葬郊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三年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有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

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

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啟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

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

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過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

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與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

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遺啟疆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

五年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

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諸侯于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

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
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
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
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遺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
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
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几而不倚爵盈
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

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藉談。女齊。梁丙。張骼。輔櫟。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入。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轂七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辭不敢見。禮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還射以

左傳事緯卷八
繁揚之師會于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瑱。聞吳師出。遠啟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汭。吳子使其弟蹇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闕。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

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邇。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遠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蹇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遠啟疆待命于雩婁。禮也。六年楚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

伐徐

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藝。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恩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晉竟。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

爲章華

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廐尹弃疾。子蕩歸罪於蘧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闡人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

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

諸侯落之。大宰遷啟疆曰。臣能得魯侯。遷啟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

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遣啟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

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緡。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圖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經於顙而逃。使穿

陳災而書他邑

封成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田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旣存矣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厲會楚子于陳夏四月

可平將書楚乎何以爲存陳公穀殊穿鑿

滅蔡

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如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年十一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壅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享蔡

晉平公
之與史

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于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于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肝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

趙論陳
韓宣子
之與叔
向論蔡
袖手而
談天下
事不復
以伯自
居矣荀
吳議救
而以請
終又弗
能得惜
哉晉衰
一至此
乎

不可沒振。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憇。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羹。使弃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

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

敘事甚工設色濃至

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復沒于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年十三。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遠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靈王之弑

左傳事紀 卷八
王奪鬬韋龜中讎。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遺氏之族。及遺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啟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

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眾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狎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弃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剽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

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眾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公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闥，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

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干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

左傳事紀 卷八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欒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欒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欒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辛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

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于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

左傳事紀
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
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
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
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
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
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
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
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
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

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
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
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
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犢賈佗以爲股
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
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
有與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
以冀國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

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十四年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

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親叙舊。祿勲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郢。以無忘舊勲。

十五年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

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實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十六年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十九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於怒。市

附蔡悼
之立

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蹶由。二十三年三月
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歸見昭子。
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
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墜。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
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
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
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
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大子。其
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

蔡無他矣。

楚靈昏王也。而合諸侯。恃其暴也。然晉實不競。自弭兵
之役。委權于楚。至子圍爲令尹。因娶聘鄭。遂會于虢。仍
讀舊書。用先晉歆楚之重。得志於晉。子圍爲之也。圍之
爲政也。僭內外懼之。及虢之會。設服離衛。置蒲宮。賦大
明。儼然王之威儀矣。晉固知其侈汰。將必爲君也。而莫
與亢焉。圍益輕晉矣。歸國之日。弑君自立。會于申。以召
諸侯。而諸姬景從。淮夷並至。於是伐吳滅賴。悉用列國
之師。莫或違也。曩者宋之盟。欲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

左傳事紀一
而反以虞夏商周之脣供蠻夷之驅使晉之失計不重辱乎慶封齊亂臣也族誅于吳陳招殺世子者也執放于越蔡般弑君自立者也誘殺于申數年之間殄滅三逆非不義舉然乘隙利禍非實能問罪也陳招之罪不至滅亡而蔡子般之弑君業已十三年矣一旦用討遂稱霸畧哉朱方既克將戮慶封叔舉曰臣聞無瑕者可戮人君勿播於諸侯也靈王不聽徇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者乎軍人粲然皆笑夫懷瑕戮人慶封雖死

不服也陳蔡而獨服耶滅國爲邑用人爲牲憑惡恃疆不仁孰甚乃民已弗堪而已猶不悟築章華之宮崇於匏居之臺令富都那豎贊于其中長鬣之士相于其上自謂美觀不知遠邇之駭違也四邑之城形若偶國蚩蠻旣多牛尾不掉諫者之來則曰我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直言已塞禍敗隨之方欲興兵北瞰中原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而羣怨偕作四族竝起莫可如何也邲敖靈所縊而弑也而身還自縊幕及平夏靈所殺也而二子還見殺昔詬天而呼今投

車而泣。匍匐棘闥，藁葬原野。猶欲追蹤六王二公之事，奚可得乎？

○齊景納燕莒

昭三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六十一年，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

侯次于號。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

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侯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

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璆玉楨，罕耳，不克而還。

十三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眾也。

襄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

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

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

言罪之在也。」昭元年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

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

因莒亂也。於是莒務婁瞽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維人，善矣。

十四年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

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十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

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贅

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莒於是乎大惡其君。

二十三年

莒子庚與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

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

父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齊景公際平昭霸衰之日。多歷年所。意存代興。而卒無遠畧者。志狃于小圖。兵耀于妄動也。燕伯小國。僻處北域。桓公以餘威救之。刺令支。斬孤竹。猶且割地以賜。而後諸侯服焉。今也伯款失政。臣下逐之。卽其事亦乾侯之先轍也。受賂而還。義既不昭。討而終盟。師出不武。遲回數歲。師徒再興。納于唐。猶無納也。無論燕人不服。天下有以窺景公矣。莒嬴姓之微國也。二十餘年之內。密

州弑則去疾奔。展與奔而去疾入。去疾卒則郊公奔。庚與出則郊公入。國非鄭衛而突忽。剽衍紛出其閒。其於君臣父子之際。無道久矣。霸主有討。義回首正。然景公於急不能納。魯昭豈於緩能納。莒郊哉。郊公豕適。越在草莽。蒲餘逆謀。隰黨受賂。因循數年。而後舉事。無非因亂而動。非真能納人主也。然景公所處亦極難耳。當靈莊殘刻之餘。國脉削剝。於茲爲甚。公之卽位。雖值晉霸之不振。而文公之流風餘澤。猶有存焉。欲圖代興。終難驟得。北燕徐莒。僅威小弱。以此求伯。勢必不成。況又政

在陳氏乎。是以其始不能討崔慶。其繼不能正欒高。田氏得民。君臣私憂。終亦莫如之。何。何。況乎燕莒之緩圖也。

○○○晉霸之衰

襄公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二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太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

城杞

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向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

子聖賢
也胸羅
百史言
之鑿鑿

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三十一年癸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更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

殊非今
人可及

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爲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爲君復陶。以爲絳縣師。而廢其輿尉。於是魯使者在晉。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夕君子。其庸可媮也。勉事之。

而後可。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旣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

卒公之疾

博學淹
貴無愧
頁大夫
之才

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弘多，是以有平丘之會。己亥，孟孝伯卒。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口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洺。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

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

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
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
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悞堙心耳乃忘平
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于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
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悞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
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
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

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年晉
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
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于淫以
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
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蠱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三皆同
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十二月晉既烝趙孟
適南陽將會孟子餘甲辰朔烝于溫庚戌卒鄭伯如晉弔

政
韓起嗣

及雍乃復。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賦：縣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

晉齊爲
婚

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夏四月，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弓聘于晉，報宣子也。晉侯使郊勞，辭曰：寡人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徹命於執事，敝邑弘矣。敢辱郊使，請辭。致館。辭曰：寡君命下臣來繼舊好，好合使成，臣之祿也。敢辱大館。叔向曰：子叔子知禮哉。吾聞之：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辭

不忘國忠信也。先國後已。卑讓也。詩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天子近德矣。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叔向言陳無宇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月。陳無宇歸。十一月。鄭印段如晉弔。三年春。王正月。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哉。子之爲此來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

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

獲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宮。焜燿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

兩賢憂國深於賈長沙之痛哭號涕

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屢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煖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

左傳卷之六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間公命如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怙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昧且平。顯後世猶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

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旣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繫于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旣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旣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

請乃許之。晉韓起如齊逆女。公孫薑爲少姜之有寵也。以其子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秋七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修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張趯使謂大叔。

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吉庶幾焉。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七年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爲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餅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又不聽晉。晉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

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爲杞取成。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

築虎祁宮

彫盡。怨譴竝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于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叔弓如晉。賀虎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人與晉閭嘉爭閭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桓

景王讓

九年周甘

伯辭於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毫。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先王居檣机于四裔。以禦螭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

有余一人。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閭田與襚。反頽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晉人禮而歸之。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肱股。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

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鄭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紀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

吾是以譏之。戊子，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人以行，旣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狐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

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十二年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公如晉。至河乃復。取鄭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

昭公平
王之會

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僂趨進曰。日肝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十三年晉成厲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爲取鄭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旣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

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賣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

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旣聞命，

叔向賢
者乃爲
此言

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鄆之怒，以

討魯罪，閒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張所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請也。諸侯靖共，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

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貢藝事。禮也。公如晉。荀謂吳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季孫猶

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

于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尊晉罪已。禮也。晉邢侯與雍子爭鄩田。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侯怒。殺叔魚與雍子于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

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十五年冬。公如晉。平公之會故也。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

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謂乎公至自晉子服昭伯語季平子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秋八月晉昭公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子服氏有子哉

三十

年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吉弔且送葬魏

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蟫送葬今吾

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
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
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
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
于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
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
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爲禮也靈王之喪我先
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
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

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

春秋之國爲杞動者有二。一曰城緣陵。一曰城杞。城緣陵者。淮夷病杞。齊桓公率諸侯城緣陵以遷杞也。城杞者。晉平公因杞出。率諸侯之大夫治杞也。齊之於杞其心則公。諸侯樂於同會。晉之於杞以夫人之故。煩十一國之君卿。鄭與魯衛皆懷疑怨。是故齊桓之城緣陵。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平之城杞。周平王之戍申也。昔平王不撫其民。遠戍母家。周人怨思。揚之水作焉。然則天

子尙不能動衆以行其私。況諸侯乎。春秋貴道而不貴惠。魯僖爲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爲悼夫人而治杞。不名保小。凡春秋之義。私而非公者。經悉奪之。況以一國而動天下。沾沾小惠。敢勞諸侯哉。蓋晉至平公。霸業漸凌。而恤民日以無政。嗣是而春作。馳底之臺。殿設。馳逐之車。皿蟲爲祟。黃熊八寢。晉國之政益不可爲也。已。昭公嗣立。在位六年。會厥愬而合八國之大夫。盟平。丘而合十二國之諸侯。其能有爲也。賢于平公矣。霸終弗振。何居。厥愬之役。救蔡不及。平丘之會。專欲示威。韓

子爲政。讒慝弘多。猶弗若趙孟之相。平公尙能再合諸侯。三合大夫也。傳曰。晉成虓祁諸侯皆有貳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不示威焉。當斯時也。楚北方歸。熊虔遇弒。彊夷內亂。利在中國。晉於此復修盟主之職。遠振宋虢之羞。君臣所共。有事寧獨以虓祁故哉。邾莒善愬。魯國蒙恥。是役也。先之以會。中之以盟。諸侯方將望治。而竟以執魯大夫終之。是晉國之盟會以閒。楚而合。以怒魯而離也。春秋書曰。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著晉暴傷魯弱也。晉曲魯直。夫何足諱。且初魯之際。公已同。

列國之君麋集而相見矣。歆血不及何亢之有。夫亢魯勢不加損。卑魯勢不加益。晉之罪先定之矣。罪者何同。盟辱魯。非桓文事也。況虓祁徵朝。邾南盛兵。業先失禮于諸侯。齊以投壺懷貳。鄭以伯男爭承衛。以芻蕘懼淫。卽微魯釁四方亦叛。宜乎晉合諸侯於此焉止。而鄆陵之役參盟復見也。雖然。平公之疾蠱也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平公崇臺榭。近女室。其爲蠱也二十餘年矣。昭公欲以六年振之。勢必不能。況其才又非幹父之蠱者乎。

平突昭公。公。以。六。平。難。之。變。次。不。前。將。其。大。父。非。傳。父。
風。落。山。臨。之。盡。平。公。崇。臺。賦。文。室。其。為。盡。也。二。十。餘。
文。對。參。盟。對。見。也。顯。然。不。公。之。其。盡。也。亦。其。是。文。如。其。
昭。公。曾。幾。四。次。水。火。官。于。晉。合。精。對。飲。此。山。而。所。對。
于。前。對。夜。以。對。重。難。煩。煩。以。前。其。年。亦。南。以。多。其。對。官。
盟。公。曾。非。林。文。事。也。其。烈。而。道。傳。林。南。盡。其。業。式。大。師。
楚。不。敗。師。早。曾。楚。不。敗。益。晉。之。賜。大。家。之。突。飛。奔。何。司。
左傳事緯卷八終

